CHINESE LIBRARY

吳山俞允諧汝欽閱

雜著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强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

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備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

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惡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誇人曰我善治鬼鬼

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瞷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眞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屨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反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

不知其非鬼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覇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鬭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為然俾為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遊錢

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吴法

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吴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闇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世人大都如此）示人人大笑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剟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於既成甚將延乎肝

臑。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曰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憂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

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痏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况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栅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臥絺帷中童子持翣颺于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牀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為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噆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為蹶童子呼曰吾為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幃旁見燭亂散如蟻如蠅利喙飫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噆吾血者

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為人害童子扳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欝左麾右旋繞牀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巳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巳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為犀象怪之為蛟龍暴之為虎豹馴之為麋鹿與庸狨羽毛而為禽為獸裸身而為人為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

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玆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

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自豈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吃其膏而監其腦使其餓踣于草野離流于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嘬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嘬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于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無銜橛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

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默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知其說者乎醫之為術于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于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于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為書之意而泥其說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于用甚

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閡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欬者有披甲馳馬操劍禦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輙勞憊不能行者相去奚啻十百此資稟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

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敢濡唇。或噉腴鮮甘厚味。而或羹藜茹藿或裌衣以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胼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于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詈勞逸靜躁。烏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臥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息水行。鑿層冰而取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

脉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藥欲皐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于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

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効最後一人至脉巳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夫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存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

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姑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眞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效心竊識之今年眞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愼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眞齋之〔佛菩薩心腸〕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眞齋不宜無說也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攫者貴

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

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跂蟯蠓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

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軍乎居天之位弗治
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推
巧奪造物合受此報
斯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爲其後而困其軀
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闒茸委瑣人所比乎
道易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乎
蔓于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

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卽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
見羊躪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躪
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
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犬豕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隮、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
不息。至無惡乎。暴之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賚酒食乎。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貢何修而來遊翔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友于堂銘

寧瀕丛二君名恭與其二弟名升名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

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餉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償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彊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矣丗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

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
顛連無告視之類泚由近而遠並同克推之政行于家
邦國其儀之

寧野軒銘 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顓然無思頹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播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

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闇於是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賈生能不心服）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

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卿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焉、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揄、質甚爲野、以揄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婍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

差以飾喪眞爲譲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斬茨戶甕牖其植果蔬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斤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慭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囍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

而端圓而勁以摹畫成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洎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弃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畢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欹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形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

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内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蓺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緋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白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覩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甡甡也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

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圖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為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眘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為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

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逼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踈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

又何以蔓生蓏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也異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考祥文　警世之談

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巳之躬有祥攸出。爲善于

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巳摺山崩川竭雖爲可畏變眚賢遁尤爲可懼牝晨羝乳人以爲異斁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跖蹻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喜謹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與汝寧不恐

誚伯牙文 讚世之見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愠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旣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但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

斯是値怂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于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巳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下逆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臨猗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子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籲天文　看他子師弟處何等情眞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玆甫受師后之功。孰廸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旣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

敢不祗順暨躬暨嗣人見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
來時飲歡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
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若臨視栗栗肫肫罔有違
乎昭慝誠亶篤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諶乃烖降之大
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邪之實龜灼知
幾先邪之水火灼資民康邪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
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耇成人繼自
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圖
臣承導　愛德施弘章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

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毒。子顲祈於天。天必問應。臣
自茲始祗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願
輸弗享。以延師之修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益建
乃家勿墜。厥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
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棠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曰。
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
尚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

實奪之旣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庚錢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尙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

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爲賦以自閟其志坳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

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

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囏且阻鯨鰐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我心勞苦楓樹葉暗兮霧杳冥毒氣漲天兮蝯狖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嚘嚶被髮兮倮行血爲飲兮齒頰赬君之處兮誰爲朋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俊彦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盛兮朋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

于容我惡君兮意安窮翁翁兮侯侯波間兮波里食
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羜黴有鶉兮有鯉有子
爲養兮羞服温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
疊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
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遯獨處兮蠻荒謂誰
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乎
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旣知命兮何悲聖不遇
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
季札夷之産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

合。菅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粻。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爲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正念之眞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

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傳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東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為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倂緝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覲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

三蘇之木況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
而風俗美固日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
於吾子尚念淳熈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
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彥鮮
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
本六經而敷五教愼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
而配八元庶有俟於唐虞致君之主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酹先酒益思麯蘖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尚推

粒食之始。況夫人之耿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為先著諸經禮有曲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此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水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粢榀甕牖莫樓來格之

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神
報本之誠一姓亾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
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㳟高曾祖考之靈下以
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覩睦族之歡鳩財僝
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量厥衷無貳乖違以
忝吾祖

徐文長評選方正學文集卷四

吳山俞允諧汝欽閱

啓箋書

啓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温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毎毎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

纔妙

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在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摘謝公承燕問傾心淋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

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為佳、但其論詩卻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為何如、違遠漸久、略述鄙陋不覺覶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歉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巳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

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趍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疎野言辭戇迂不顧衆之毁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奬許闕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思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己愼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

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栢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

五月初八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撰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

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畧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廵邊山路險峻雖川祇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玉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抃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掖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姪、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喩、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

端、儕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閔閔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室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

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其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于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轄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

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俾幽晦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已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

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翫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王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茍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今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為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鄒衍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

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聞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補藝文之遺佚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見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夫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

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恠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顧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遇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恠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

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巳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巳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巳見唖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啾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朋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侍見愛見知輙吐狂談不

覺繁多

與鄭叔度

春間偃蹇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闔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

傳否不敢討也平居未嘗廢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已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舊年喩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苟其厚意有一書煩并歷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綸兒聞得子頗進學否蘿山墳隴幸時省視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尚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

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曾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爲編修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婺。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得丹谿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望宛轉求之一本寄與之以副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逓書至鄉仁許氏故作此書諄無次切冀恕

答劉養浩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也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比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闕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

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孫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柱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太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耶患瘧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